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丁 著

张 玲 张 扬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Jane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根据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年版译出

傲慢与偏见

Aoman Yu Pianj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23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5}{16}$ 插页 1

199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ISBN 7-02-001991-9/Z·264

定价 26.80 元

前 言

十八世纪末叶，英国小说似乎发展到了一个滞留阶段。从这个世纪之初开始，以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为前导，英国小说经过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等小说大家的昌隆盛世，到此时已显出“世纪末”的征候。社会上流行的对上述作家的效颦之作，使得晚餐后壁炉前的家庭阅读活动变得索然无味，而当时正在时兴的哥特式小说，又以它那离奇、恐怖的情节将读者的神经刺激得麻木不仁。正当这样一个时候，英格兰中南部汉普顿郡的斯蒂文顿镇出了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女作家简·奥斯丁（1775—1817）。

奥斯丁是牧师的女儿，自幼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住在父亲任职教区的牧师住宅里，过着祥和、小康、半自给自足的乡居生活。她早年只上过初等学校，主要受教于父亲和自学，从中获得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修养。奥斯丁二十五岁时，父亲退休，不久逝世，她即随家人先后迁居巴斯、南安普顿、乔顿等地，最后在温彻斯特养病，并逝世于此。奥斯丁的一生短促而又平淡，但她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创造出了奇迹。她从十一二岁就开始文学习作，此后在平庸的家居生活中，一直默默无闻地坚持小说创作。她终生未嫁，将自己的作品视为“宝贝儿”。她成书发表的作品，只有六部篇幅不大的小说，总共约一百五十万字左右。出版之初，销行数量有限，并未引起很大轰动，但就是这有限的文字，为她在英国小说史上争得显要地位，使她成为十九世纪与

OP76/1
瓦尔特·司各特齐名的又一座英国小说的丰碑。

奥斯丁创作的小说，几乎都经过长时间的反复修订改写，而且有时是几部小说交叉进行修改。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理智与感伤》（1811）。《傲慢与偏见》（1813）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两部小说，连同她逝世后发表的《诺桑觉寺》（1818），都写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通常算作她的前期作品。《傲慢与偏见》一般被视为前期代表作。她的另外三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6）和《劝导》（1818），写于十九世纪，属后期作品。《爱玛》被认为最有代表性，更有人认为其艺术价值甚至在《傲慢与偏见》之上。但是经过近两个世纪时间的考验，《傲慢与偏见》所拥有的读者，始终胜于《爱玛》；而奥斯丁自己也认为《爱玛》在才智情趣方面，较《傲慢与偏见》略逊一筹^①。

读了奥斯丁的作品，自然会得到一种印象：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小说所涉及的范围，只是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②，同奥斯丁本人的生活和社交圈子一样；她的小说又多以女主人公为主要角色，也同奥斯丁本人以及亲友当中的中产阶级淑女一样；奥斯丁的其他一些人物，有贵族商贾人家有闲的老爷、太太、少爷，以及他们在军队中供职的中青年亲属，还有当时社会上必不可少的教区牧师等，这也都是奥斯丁和她的家人平素交往的亲朋邻里。构成奥斯丁小说的情节，大体不外乎居室壁炉前和会亲访友中有关婚姻、财产的闲谈，集市、教堂、舞会、宴饮等场合的蜂追蝶逐，谈情说爱，中途经过一连串“茶杯中”的小小波澜，最后总是男女主人公和其他对应男女纷纷来个“他们结

① 据简·奥斯丁致当时一位王室的藏书主管克拉克先生的信（1815年12月11日）。

② 据简·奥斯丁致其侄女安娜·奥斯丁的信（1814年9月9日）。

了婚，以后一直很幸福。”^①《傲慢与偏见》大体亦未脱离这类格局。它的中心故事是本内特太太嫁女儿。主要相关人物确实不过三四户人家。结局是五个女儿嫁出去三个，其余两个也都适得其所；另外在不知不觉当中，还解决了一位邻家大女的燃眉之急。

这部小说虽然主要篇幅都是谈婚论嫁，通常却不被视为爱情小说，而被称为世态（或风俗）小说。因为作家在这部书中是把恋爱和婚姻过程置于比一般言情小说略为宽广的社会环境中去处理的。恋爱、婚姻的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活动，大多是开放性的、理性的、现实的，很少有通常言情小说的浪漫激情。通过婚姻恋爱当事人对事件的态度、认识以及相关人物的反应，读者可以看到当时中产阶级社会普遍的世态风习，诸如对社会和人生至关重要的婚姻与财产二者之间的关系、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封建等级制度瓦解过程中社会阶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妇女意识的觉醒等等。

一般世态小说常常带有通俗浅显的特点，《傲慢与偏见》经过了两个世纪的阅读和批评，却能始终引起常盛不衰、雅俗共赏的兴趣，并对一代代后起作家发生影响，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傲慢与偏见》和奥斯丁的其它小说，反映了她那个时代的世态人情，在英国小说史上开辟了写实的世态小说之先河。然而奥斯丁的价值，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是现世性的。关于她的现世性，历来都有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作种种解释，其实还是奥斯丁自己的话，也是日后屡屡为人引用的话，最能准确概括其本质内涵：“……有些作品，其中展示了才智最强大的力量；其中作者以最精心选择的语言向世人传达了对人性最透彻的了解、对这种丰富多采的人性恰到好处的描绘，以及

^① 引自托马斯·哈代：《英国小说中的真实坦率》（1890年）。

对机智幽默最生动活泼的抒发。”^① 奥斯丁对优秀作品所必需具备的要素的阐述,正可用来衡量她自己的小说。而对她的小说来说,这几句话中关键的词语是“对人性最透彻的了解”,“对机智幽默最生动活泼的抒发”,还有“最精心选择的语言”。

“对人性最透彻的了解”,表明了《傲慢与偏见》思想内容方面的本质。

奥斯丁在构筑这部小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时,总是以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的活动(包括外在动作和内心活动)为载体的。奥斯丁是一向公认的善于塑造形象的小说家,而且她塑造人物形象的重点不在外表,而在内心。英国二十世纪著名小说家爱·摩·福斯特著名的“圆形人物”说,主要就是以奥斯丁的人物为例的^②。多半是作家本人的性别使然,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往往都比男性为盛;而且每个人物都各有鲜明个性,少见雷同。在这方面,《傲慢与偏见》尤其显得突出。它的众多女性人物,从最重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本内特,直到极其次要的陪衬人物德伯格小姐,都有自己独有的特色。她们各自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因所体现的为作者透彻了解的人性而为世世代代的读者所认同。伊丽莎白这个女主人公,更是早已成为英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无可取代的女性形象。她那秀外慧中的个人素质,她那充满理性的爱情婚姻观念 and 实际选择,以及她最后所获得的圆满归宿,都充分表达了女作家本人对作人、对爱情婚姻以及对全部人生的理想。而伊丽莎白那种独立不羁、蔑视权贵、敢作敢为的表现,恰恰体现了当时的先进思想,使她成为小说中女性追求独立人格和婚姻自主权力的

① 见《诺桑觉寺》第五章末段。

② 见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四章。

一名先锋人物。

一些批评家曾经提出，奥斯丁的创作题材多是平凡人物的日常琐事，缺乏像菲尔丁、司各特那样紧扣时代琴弦奏出的强音，而且她对当时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这样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无动于衷。其实像伊丽莎白这样一个无钱无势的弱小女子，在争取幸福婚姻和美好前途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也不啻是非同小可的壮举。这反映了当时尚未取得稳固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的新兴中产阶级争取权力的斗争。这部小说的题目，从初稿时的《初次印象》改为后来的《傲慢与偏见》，正好强化了一定范围和程度的阶级冲突：男主人公的傲慢和女主人公的偏见（或说成见）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他们在爱情上遭逢的种种挫折，并非出于彼此偶然的误会，或有小人从中拨弄，而是由于处在不同阶级地位的双方之间横亘着一条无可回避的鸿沟。伊丽莎白身为缺少妆奁资财的平民少女，仅凭人格的魅力和个人的优良素质，赢得名门望族、财势两旺的贵族少爷真心倾慕，最后与其结为佳偶。依照神话原型的模式来看，这又是灰姑娘故事的一个翻版。但是联系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确实反映了当时英国平民资产阶级地位的升迁；同时这也正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呼声一个遥远的曲折的回应。在奥斯丁的其它几部小说中，有时也能听到这种声音，但都似乎显得较为微弱。

“精心选择的语言”和“机智幽默”代表了《傲慢与偏见》艺术形式方面的本质。

奥斯丁处于那样的时代，身为普通家庭妇女而为文，加上她那种以自己最熟悉的身边事物为素材的写实作风，再加上她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流畅的风格，起初她曾被理解为一位不自觉的作家。意思无非是说，她仅凭本能而写作，既无创作理论

和主张为指导,也不考究写作方法和技巧。但是如前所述,奥斯丁在她的书信和早期作品《诺桑觉寺》中,都曾明确申述过自己的创作主张。此外,在那部《诺桑觉寺》中,通过对女主人公读哥特式小说走火入魔、到朋友家老宅作客时见神见鬼而出尽洋相的描述,她讽刺了流行一时的哥特式小说;在《理智与感伤》中,通过对一些貌似多愁善感、实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人物的刻画,她又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和小说中的一种时髦习尚——感伤主义。奥斯丁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她对小说艺术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从这一意义说,她也不应被视作不自觉的小说家。

奥斯丁遣词造句的精炼考究,恐怕只有细读原文才能尽情领略。英国的批评家曾说,《傲慢与偏见》中的叙述,像诗似的对仗匀整,富有节奏;它的对话,像剧似的自然流畅,妙趣横生。这部小说之所以浅显而不浅薄,流畅而不流俗,正是由于作家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而非仅凭妙手偶得。奥斯丁自己也说过,她创作小说,像是用一支又尖又细的画笔,在小小的一块象牙上轻描慢绘^①。这从她那些存留至今的大量手稿中也可得到印证。

《傲慢与偏见》中的机智幽默,无疑正是作家本人才智的自然流露,这不仅表现在她对人物性格的把握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她的喜剧风格和对话上。珍藏至今的有关简·奥斯丁的原始传记性资料告诉我们,这位在人世上仅仅生活了四十二个春秋的女作家本人,是一位极为聪颖理智、敏于观察而又富有幽默感的英国女子,她那过人的智力与才情在小说中常常通过幽默与讽刺得到传达。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的幽默和讽刺通

① 据简·奥斯丁致其侄女爱德华·奥斯丁的信(1816年12月16日)。

过多种渠道,特别是通过本内特太太和柯林斯先生这两个喜剧人物,达到了珠联璧合。英国小说中的幽默和讽刺,早在奥斯丁之前,就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等大作家开创了基业,但是这些男性作家所代表的,是一种夸张、明快、一针见血的风格。奥斯丁的幽默和讽刺则应属于另一类型。她不动声色,微言大意,反话正说,令人常感余痛难消。奥斯丁在英国小说的幽默和讽刺传统中,无疑也曾亲手铺垫过一块重要的基石。

张 玲

一九九二年十月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饶有家资的单身男子必定想要娶妻室，这是举世公认的真实情实理。

正是因为这个真情实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种人一搬到什么地方，尽管他的感觉见解如何街坊四邻毫不了解，他就被人当成了自己这个或那个女儿一笔应得的财产。

“我亲爱的本内特先生，”本内特太太有一天对丈夫说，“你听说了吗？内瑟菲德庄园到底还是租出去了。”

本内特先生回答他没听说。

“可确是租出去了，”她又说道，“郎太太刚才来过，她把这件事通通都告诉我了。”

本内特先生没答腔。

“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租下的吗？”他太太急得直喊。

“既是你想告诉我，我岂能不洗耳恭听。”

这就足以逗得太太接着讲了。

“嗨，亲爱的，你可要知道，郎太太说，租内瑟菲德庄园的是英格兰北边来的一个年轻人，有大笔家当；说他星期一坐了一辆驷马轿车来看了房子，一看就十分中意，马上跟莫里斯先生租

妥，说要在米迦勒节^①以前就搬进去，而且他的几个用人下个周末就要先住进去了。”

“他姓什么？”

“宾利。”

“他成亲了，还是单身？”

“哦，单身，我亲爱的，一点儿不错！一个有大笔家产的单身汉：每年四五千镑，这对咱们的几个姑娘是件多好的事呀！”

“怎么个好法儿？这和她们有什么关系？”

“我亲爱的本内特先生，”太太回答说，“你怎么这么烦人！你要知道，我是在捉摸着他会娶她们中的哪一个呢。”

“他住到这儿来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吗？”

“打主意！瞎胡说，亏你说得出口！不过，倒是很有可能他兴许看上她们中的哪一个呢，所以他一来你就得去拜会他。”^②

“我看没那个必要。你跟姑娘们可以去，要不然你就打发她们自己去；这样也许倒更好，因为你那么标致，比她们谁都不差，你一去，宾利先生也许倒先看上你了。”

“我亲爱的，你过奖了。我确实也一样美过。不过现在我可不硬充还有什么过人之处了。一个女人有了五个长大成人的闺女，就不该再为自己的美貌多费心思了。”

“如此说来，女人也并不总是为美貌要去多费心的喽。”

“不过我亲爱的，等宾利先生搬到这儿来，你可真得去看看他呀。”

“我得让你明白，我可没应许过那么多。”

“可是顾念顾念你的女儿们吧，哪怕只是想一想，这对她们

① 米迦勒节在每年的9月29日，为英国四大结帐日之一，各种租约、合同多习惯于这天开始。

② 英国风俗，新邻居迁来，附近老住户的男家长应先去看会。

中的哪一个也许会是份儿多大的家当呀。威廉爵士夫妇^①决定要去拜会，纯粹就是为的这个。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去拜会新邻居的。真的，你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们娘儿几个就没法儿去拜会他了。”

“你可真是太墨守成规了。我认为，宾利先生一定很乐意见你们。我还可以写封短信让你们带去，告诉他无论他要娶哪个选中了的姑娘，我都热诚应允；不过我得给我的小丽琪^②说上几句好话。”

“我求你别干这种事。丽琪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几个强。我敢说，论端庄标致，她还不及简的一半，论脾气随和，她也不及莉迪亚的一半。可是你老是偏向她。”

“她们哪一个也没多少值得夸的。”他回答说，“她们全都又蠢又笨，跟别的女孩儿一样；倒是丽琪比她那几个姐妹还有点儿伶俐劲儿。”

“本内特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子作践你自己的孩子呢？你这是拿激我冒火取乐子。你一点也不体恤我神经脆弱。”

“你错怪我了，我亲爱的。我非常看重你的神经，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至少这二十年来我是一直听着你煞有介事地谈论它们的。”

“唉！你不知道我受的这份罪哟。”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会熬过来，活到亲眼看见好多每年有四千镑的年轻人搬到附近来。”

“你既是不肯去拜会他们，就是有二十个这号人搬了来，对咱们也没用。”

“你放心，我亲爱的，等来了二十个，我准要全都去拜会。”

① 即威廉·卢卡斯爵士夫妇。

② 丽琪是二女儿伊丽莎白的爱称。

本内特先生可真是刁钻古怪。他善于谐谑，又能不露声色，还好突发奇想，简直是集敏捷机智于一身了。他太太积二十三年之经验，还是没能摸透他的脾气。她的心思，倒不是那么不易显露。她是个缺乏悟性，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妇人，遇事不能称心如意的时候，就自以为是神经有毛病。她一辈子的正经营生就是把女儿们都嫁出去；她一辈子的赏心乐事就是会亲访友，探听消息。

第二章

本内特先生是最早拜访宾利先生的人之一。他一直都在打算去拜会他，可是顶到最后还对太太说他不去，而且等到他都拜访过后当天晚上她才知道。这件事是这样透露出来的：他看着他的二女儿正在拾掇一顶帽子，突然对她说：“我希望宾利先生喜欢这顶帽子。”

“既然不去拜会，我们可没法知道宾利先生喜欢什么。”她母亲直抱怨。

“可是，妈妈，你不记得了，”伊丽莎白说，“我们可以在舞会上碰见他。郎太太答应过要把他介绍给我们。”

“我才不信郎太太会干这种事儿呢。她自己也有两个侄女。她是个又自私又虚伪的人，我对她可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没有，”本内特先生说，“听到你不指望她给你帮忙，我很高兴。”

本内特太太不屑再作任何回答，可是自己又按捺不住，就申斥起一个女儿来了。

“看在老天爷的份儿上，别老是那么一个劲儿地咳嗽了吧，

基蒂^①！体恤体恤我的神经吧，你都快把它们震碎了。”

“基蒂咳嗽得太不小心在意了，”她父亲说，“她选的时候不对。”

“我又不是自己咳着玩的，”基蒂没好气地回答。

“你们下一次舞会定在什么时候，丽琪？”

“从明天起再过两个星期。”

“啊，原来是这样的呀，”她母亲嚷起来，“郎太太到舞会的前一天才回得来，这样她就不可能介绍宾利先生了，因为她自己也还没认识他呢。”

“那么，我亲爱的，你可就要比你那位朋友强了，而且可以向她介绍宾利先生了。”

“没有的事儿，本内特先生，没有的事儿，连我自己都还没和他交往过呢；你怎么能这样嘲弄人呢？”

“你虑事周全本人深表敬佩。交往才两个星期确实不足挂齿，谁也无法在两个星期之内了解一个人究竟如何。但是假如我们不冒险一试，别的什么人也会；郎太太和她两个侄女终归也得去试试的；再说无论如何她会把这么做看成是一番好意，所以你要是不肯介绍，那就让我自己来介绍好了。”

几个女孩子都直楞楞地瞪着父亲。本内特太太只是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你这样大喊大叫是什么意思？”本内特先生大声说。“难道你认为给人作介绍等等这套礼节，还有强调这些礼节，都是胡说八道？这我可完全不能赞同你。玛丽，你说呢？我知道你是位见解深刻的年轻女士，你还读过大部头的书，还做了札记。”

玛丽希望说些非常得体的话，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说。

^① 基蒂为四女儿凯瑟琳的爱称。

“趁玛丽斟酌她的意见的时候，”本内特先生接着说，“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谈宾利先生吧。”

“我腻烦宾利先生。”本内特太太嚷着。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真后悔，可是你怎么不早点儿这么告诉我呢？如果我今天早上就知道了，我肯定就不去拜访他了。我可真是太糟糕了；可是，既然我实实在在拜会过了，咱们现在就没法儿不跟他交往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太太小姐们都大吃一惊，而本内特太太比其他入更甚；不过等到一阵欢呼雀跃过后，她却声言，这件事早在她的意料之中。

“你这个人真好，我亲爱的本内特先生！不过我早就知道，我到头来会说服你。我肯定你那么疼爱女儿，就绝不会把这么一档子交往不放在心上。哈，我多高兴呀！你今天早上就去了，直到刚才还一声不吭，你这个玩笑开得真绝。”

“好了，基蒂，你现在想咳多久就咳多久吧。”本内特先生说，并且一边说，一边走出了屋子，他太太那种疯疯癫癫的样子让他看着心烦。

“姑娘们，你们有个多了不起的爸爸呀！”门一关上，本内特太太就说，“我不知道你们要怎样报答他的恩情，或是为这件事报答我。我可以告诉你们，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天天去交新朋友可不是桩轻松的事；可是为了你们，我们什么事都愿意干。莉迪亚，我的宝贝儿，尽管你是最小的，我敢说再举行舞会的时候宾利先生准会跟你跳舞。”

“啊！”莉迪亚勇气十足地说，“我才不怕呢，因为虽然我是最小的，可我个儿最高。”

当天晚上剩下的那段时间，她们都花在了猜测宾利先生回访得会有多快和断定应该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上。

第三章

尽管本内特太太有五个女儿帮忙问这问那，还是没能从她丈夫的描述中对宾利先生得出个明确印象。她们千方百计对他下功夫；厚着脸皮盘问，费尽心机揣摩，望风扑影猜测，但是，不管她们的手段多么高明，他都躲闪腾挪开了，无奈她们最后只好听取邻居卢卡斯夫人的第二手情报。她的报导尽说好话。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十分年轻，一表人才，极其平易近人，而且更妙的是，他还准备带一大帮人一起来参加下次舞会，这真是令人再高兴不过了。喜欢跳舞恰恰就是向堕入情网迈出的一步；大家都满怀希望，要博得宾利先生的好感。

“我只要看到哪个女儿有福气在内瑟菲德庄园有个归宿，”本内特太太对丈夫说，“另外几个女儿也都嫁了好人家儿，我就什么也不再想了。”

没过几天，宾利先生就来回拜本内特先生，在书房里跟他坐了大约十分钟。他本来满心盼望一睹年轻小姐们的丰姿，因为她们的美貌动人他早有风闻；但是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太太小姐们更为走运，她们从楼上的窗口看得一清二楚，他穿的是蓝外衣，骑的是匹黑马。

不久就发出了宴请帖子，本内特太太早已计划好了各道菜，都是能为她挣得持家有方的美名的，可是回信一来却把这一切都推迟了。宾利先生第二天一定要到城里去^①，因此无法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如此等等。本内特太太甚是焦虑不安。她无

^① 指去伦敦。